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

八

誠齋先生易傳卷第十七



廬陵揚

繫辭上



魚

廷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久有功則可以大可以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章言作易之本始也蓋易有二有未畫之易有既畫之易未畫者易之理既畫者易之書曰天尊

地卑曰卑高以陳曰動靜有常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未畫之易也易之理也有聖人作仰觀俯察於是制此之畫焉彼之理羅彼之理歸此之畫而易之書生焉是故因彼之天地定吾二卦為乾坤因天地之卑高列吾六位之貴賤因天地之動靜判吾九六之剛柔因天地之間方物之聚散生吾八卦之吉凶因天地之示形象見吾六十四卦之變化畫卦之惟輪作易之濫觴於是乎出此既畫之易也易之書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何謂也曰易之未作乾坤在天地易之既作天地在乾坤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何謂也曰地之位卑臣道也子道也婦道也地既賤然示人以卑則二者臣位也安得不自卑而位於賤天之位高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天既隆然示人以高則五者君位也孰得不推尊而位於貴夫誰上責下賤既位焉而不可踰如天高地下一定焉而不可易於是君臣父子之大分始立由上古以迄于今萬世共由其道而莫之能改也故乾坤者禮之祖而易之門也入室始於門入易始於乾坤人本乎祖道本乎禮老若曰失道德仁義而後禮者知之乎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何謂也曰天地之道陽動而剛陰靜而柔九陽也動也故斷然知其得天地之剛六陰也靜也故斷然知其得天地之柔天地

本靜也。靜極生動，動極生靜。一靜一動，至誠无息。茲謂有常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何謂也？曰：南方之人喜聞楚語，北方之人喜聞燕語。方以類聚也。鷦之巢无鳥之子，馬之廐无孤之兒。物以羣分也。善惡之分聚亦然。聚散異嚮，好惡相攻。由是吉凶生焉。故泰之道君子聚而吉，散而凶；否之道小人聚而凶，散而吉。自八至六十四皆然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何謂也？曰：有物可見，无物可執之謂象。有物可見，有物可執之謂形。日月在天象也，山澤在地形也。天垂日月之象，故易之坎離可見。天之變化，地出山澤之形，故易之艮兌可見。地之變化，變化者天地之至神也。孰得而見之者，形象者而變化不可隱矣。大哉易乎！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天地且不得隱，而况於人物万事之變乎？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謂也？曰：此言天地幹流而成，萬化之神。乾坤錯綜而生六子之妙也。以乾之剛而錯摩坤之柔，以坤之柔而錯摩乾之剛。一剛一柔，相推相盪，鼓之以雷霆，而為震莫之鼓，而為坎離莫之潤。而以風雨而為巽坎莫之潤，而潤也。日月運行，夫寒暑而為坎離莫之運，而運也。然得我之剛者為長男，為中男，為少男，得我之柔者為長女，為中女，為少女。成男成女，莫之成而成也。三才之天地大易之乾坤，其神矣乎！其妙矣乎！孰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謂也？曰：此贊乾坤之功，雖至溥而无際。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繁也。始万物者，乾之所知也。知其始，莫知其

成成万物者，坤之所為也。為其成，莫為其始。此其功之溥而无際也。然乾道不在多言，一言而盡之曰：易坤道不在多言，一言而盡之曰：簡乾因物之自然，故易坤因乾之自然，故簡易則有不知之知，簡則有不能之能。此乾坤之德，至要而不繁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以大，可以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何謂也？曰：此贊聖人之德，始乎法天地，終乎參天地也。聖人法乾德之易，故天下皆可以易知；聖人法坤德之簡，故天下皆可以易從。易知則有親，樂其中之无險也。若德宗之猜忌，人亦猜之，何親之有？易從則有功，信其成而爭先也。若符堅之妄動，人皆危之，何功之有？有親則天下附之，而不可解，故可以有功。則天下成之，而不知倦，故可大。聖賢之德業，於是為至，而乾坤易簡之理，吾自得之矣。乾坤易簡之理，得而聖人成位乎乾坤之兩間，而與天地參矣。夫聖賢以易簡成而味者，以智巧敗。易簡之理，无它，因天地万物自然之理，而順之耳。因尊卑以定乾坤，於是天地之理不在天地，而在聖人。大哉易乎！大哉辨易之聖人乎！然不曰聖人之德業，而曰賢人，此之所謂賢如記，所謂某賢於某之賢，如孟子所謂賢於堯舜之賢，如史所謂三王臣主俱賢之賢，非賢者過之賢。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

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
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
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
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章言君子易之象辭以為用易之功致也象者何象也六爻之象也辭者何辭也爻辭與象辭也昔者聖人之設卦也有卦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辭畫有奇耦者象也曰潛龍勿用者爻辭也曰陽在下也者象辭也象限則卦隱辭發則象晦卦以象立象以辭明故曰聖人設卦觀象係辭焉而明吉凶謂觀其有是象而吉凶之理已具繫之以是辭而吉凶之象始明也何也畫之奇者九也陽也剛也畫之耦者六也陰也柔也純陽无吉凶純陰无吉凶或以陽雜之陰或以陰雜之陽順則合逆則戰逆順相推合戰萬變而吉凶生焉陽非位无吉凶陰非位无吉凶或以陽居陽或以陰居陰或以陰居陽當位則安不當位則危當否相推安危數化而吉凶生焉故既曰明吉凶又

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蓋謂其卦之吉凶生於其畫之亦變化其畫之變化生於陰陽之推移何謂象物有事有理故有象事也理也猶之形也象也猶之影也知其形知其影不知其事與理視其象是故欲知事之失得也如何卦爻象之以吉凶事之憂虞也又如何卦爻象之以悔吝蓋吉凶者失得之影也悔吝者憂虞之影也欲知理之進退消長也如何卦爻象之以變化理之晝夜往來也又如何卦爻象之以剛柔蓋變化者進退之影也剛柔者晝夜之影也有失得則吉凶隨有憂虞則悔吝隨此事之形影也可得而象者也陰陽之進退至神而无跡焉為象之以變化晝夜之往來循環而无端焉為象之以剛柔平獨不觀之則復夫始乎爻以五陽決一陰陽進極矣退極必退於是一變為始而陽退焉則以五陰剝一陽陽退窮矣退窮必進於是一變為復而陽進焉吾之變化一出而彼之進退无跡者有跡矣又不觀之坎離乎月往則日來日晝乎晝其卦為離人見其短乎外而不知一陰之情已娠於其中蓋至剛之中涵至柔也日往則月來月晝乎夜其卦為坎人見其清乎外而不知一陽之精已娠於其中蓋至柔之中涵至剛也吾之剛柔一陳而彼之晝夜无端者有端矣進退无迹而有跡晝夜无端而有端曷為不可得而象乎是故六爻之象一動而天也人之道畢陳於易矣故曰六爻之動二極之道也君子易者因辭求象象不能外乎辭因象求道道不能外乎象於易必有序有致知之學有力行之學其先後之序不

可察也故曰居而安者易之序也由其序則自得
之而居之矣居則行易而無外安則悅諸心而非強何謂
致知居而靜則觀易之象以文之辭以自樂玩其辭者愈味之而愈
則觀象之變所及之占而後動如乾之初九居下卦之下其象以潛
為主也至九二則變而見矣故其占曰德施普也宜見而潛則為惕
如坤之六三居下卦之上其象以發為主也至六四則變而默矣故
其占曰謹不害也直默而發則為墨吾不自動動必以時吾不自為
時時必以易此力行之齊也其知以易其行以易有所不動動問不
吉矣非吉動也以易動也非易動也以天動也故曰所樂而玩者文
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象而玩其占是
以自天祐之吉不不利而君子所居而安如居仁由義之居後言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象而玩其占是
居二極者二才也極中也至也

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
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
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

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

所之此章言易有卦曰爻是故有卦曰爻有象辭有爻辭有象辭也若

元亨利貞者卦辭也若大哉乾元者象辭也若天行健者大象
之辭也若潛龍勿用者爻辭也若陽在下也者小象之辭也卦辭所
以釋一卦之義象辭所以釋卦辭之義大象之辭所以總釋卦象之
義爻辭所以釋一爻之義小象之辭所以釋爻辭之義象者言乎象何
謂也乾之象辭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夫卦辭止言元亨利貞而已
未嘗言龍也今象辭以龍而象君故曰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
爻何謂也巽以一陰而變乾震以一陽而變坤此以一爻而變一卦
乾初九之潛至九二則變而為見此以一位而變一爻它可類推也
故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
也無咎者善補過也何謂也易之道不遠人也自人而天自身而人
不外乎言動之善否而已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盡不善之謂失小
不善之謂過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盡善則无禍吉孰集
焉盡不善則自禍凶孰追焉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卦象爻象
之辭言吉凶者皆此類也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无及於是乎
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與
其吝也寧悔蓋悔者遷善之湯熨也吝者長惡之膏肓也然聖人猶
許其改也謂之小疵怨之之辭也故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卦象

爻象之辭言悔吝者皆此類也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則至身有過補之則還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以復之於善何咎之有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卦象爻象之辭言无咎者皆聖人善其補過之辭也然言凶不若悔吝之輕言悔吝不若无咎之平言无咎不若言吉之福此應之者有輕重之辨也言失不若言疵之淺言疵不若言過之微言補過不若言得之善此感之者有淺深之殊也失者疵過之積也凶者悔吝之積也得者補過之積也吉者无咎之積也今也太善至於得而吉不不善至於失而凶此豈一念之致一日之積哉此君子所以謹其獨也謹其獨者非它察天理之本善者而存之察人慾之不善者去之而已列貴賤者存乎位言六爻之位上者貴下者賤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爻者言乎變也齊小大者存乎卦言陰陽之爻陽者大陰者小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象者言乎象也下吉凶者存乎辭即卦象爻象之辭某卦吉凶某爻吉凶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吉凶者言乎失得也憂悔吝者存乎介即卦象爻象之辭某卦悔吝某爻悔吝也言憂之貴乎察纖介之幾微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震无咎者存乎悔即卦象爻象之辭某卦无咎某爻无咎也言震懼悔媿則无咎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无咎者善補過也一言之不足必再言之聖人之誨人使之避不善以趨乎善背凶以嚮乎吉也詳矣猶恐其未諭也又終之曰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

陰陽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遯剝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慄栗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嗚呼易其至矣

易與天地準故能弥

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動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而天地之道本乎陰陽聖人用易
之道顯乎天地人物之間而藏乎一性之內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弥
綸天地之道何謂也曰易之未作也法天地之道以爲易之道故曰
準準之言法也如太玄準易之準也易之既作也還以易之道而理
天地之道故曰綸綸之言經理也如君子以經綸之綸也弥之言兩
也經理之而該徧也惟其準則乎天地故能徧經乎天地非以易而
理天地也以天地理天地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
幽明之故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理而得天地幽明
之事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消
息之理而得人物生死之解也精氣爲物遊氣爲變是故知鬼神之
情狀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
也何也天文顯矣所以運是文者則不可知地理顯矣所以具是理
者則不可測謂其幽也文可觀理可察也謂其明也孰運乎是孰具
乎是也然則聖人何以知幽明之故也以陰陽之顯晦而知之也陽靜
而晦則明者幽陰動而顯則幽者明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
理而得天地幽明之事生好物也孰知其所以生也死與物也孰知其
所以死也然則聖人何以知死生之說也以陰陽之消息而知之也氣
始而息息者生之徒氣終而消消者死之徒物有有始而不反其終
者乎原其初知其反不足怪也春必反秋晝必反夜旅必反家生必
反死死者物之復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消息之理而得人物生

死之解也至於鬼神也者无声无臭何爲而有狀狀且无也何爲而
有情聖人又何以知其情狀也以陰陽之聚散而知之也陰陽至精
之氣聚而有形之謂物散而无形之謂氣傳曰心之精爽是謂氣氣記
曰氣歸于天物者具其形者也鬼者使是形者也鬼止則物存鬼
遊則物亡遊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
可知矣然則鬼神之狀何如也記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
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孔
子曰祭神如神在此其狀也鬼神之情何如也易曰与鬼神合其吉
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
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夫惟聖人觀於天文祭於地理原始而反
其終見物而知其變知其如見而爲幽明之故如是而爲死生之說
如是而爲鬼神之情狀舉是道而書之於易則易之道即天地之道
也故曰聖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夫惟聖人作易之道即天地之道
則易與天地相以而不違乎天地矣由是舉而措之天地之間孰能
出乎易之外哉是故萬物衆矣易之知可以樂天知命而不憂用易
於衆民可以安土敏仁而能愛用易於天地可以範模運量天地之
於衆民可以安土敏仁而能愛用易於天地可以範模運量天地之
陽晝夜之運皆不得道吾易之道矣然知足以周萬物過之則爲鑿
道足以濟天下過之則爲兼愛惟易之道則不過旁達博及之道流

焉則為失其本。惟易之道則不流。明天理者樂於內，知天命者輕其
外。內樂而外輕，此顏子所以樂而不憂者。用易於一身之功也。民情
安土，我則因其安而無拂。民情欲生，我則厚其仁而不薄。安民而厚
生，此孔子所以答問仁以愛人者。用易於眾民之向也。妙莫妙乎天
地之化，聖人能範之。模之而運其化，大莫大乎天地之化。聖人能
圍之，量之而測其化，然範圍而過焉，必入於玄虛。惟聖人則不過，何
也？用易而已，至不一者，乃物之生，至不齊者，乃物之情。將欲成物，未
必致曲，不能致曲，安能不遺？惟聖人則不遺，何也？用易而已。至於天
地之運，日往月來而為夜，月往日來而為晝，孰測其所以然哉？聖人
乃能通而知之者，蓋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晝夜者一日之屈信也，寒
暑者一歲之屈信也，死生者一出之屈信也，古今者萬世之屈信也。
聖人何以通而知之？用易而已。夫眾而乃物，廣而天下近而一身，遠
而眾民，大而天地，運而晝夜，惟易之為用，隨用而為應。此易之神所
以无方而易之用，所以无射也。无方則不可指，无射則不可執。故曰
聖人用易之道，顯乎天地，人物之間。然易之道，何道也？天地而已矣。
天地之道，何道也？一陰一陽而已矣。陰陽未分，謂之大極。大極既分，
謂之陰陽。其為天地之道，一也。舍陰陽以求大極者，无大極。舍大極
以求天地者，无天地。天地之道，可一息而无陰陽乎？陰陽可一息而不動
靜乎？故曰：天地之道，本乎陰陽。夫陰陽之為道，安在哉？在乎生物而
已。生物者，善也。所以生物者，道也。故繼道謂之善，然善在天下有其善

者在人之性，故道者善之。父性者道之宅，然有之而能成之者，聖人
也。自非聖人，有有之而得其一二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
知。是也有有之而不自覓者，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也。此君子之道所
以知之者，鮮也。故曰：聖人用易之道，藏乎一性之內。然則孟子言性
善，本自來矣。苟之與揚之混，奚
自哉？境大哉。易乎，至哉。易乎。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

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
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

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章重贊天
地陰陽德業
之妙。聖人作易德業之由也。發育萬物之謂仁，造化无迹之謂用，仁
可見也。故顯用不可見也。故藏此天地陰陽之德業也。民可使由之
之謂仁，不可使知之之謂用。由之故顯，不知故藏。此聖人作易之德
業也。然聖人之与天地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可同者，顯仁藏用之
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有心故憂一物之不蒙其仁，
无心故聽万物之自生自遂。聖人仁萬物而獨任其憂，天地鼓動万
物而不与聖人同其憂。聖人有憂而天地无憂矣。何天地之无憂也。
有聖人以當其憂也。至於德業之盛大，則天地聖人一而已矣。其業

之富有則傳博而无外何其大也其德之日新則悠久而方嚮何其
盛也万物盈天地不曰天地之富有乎万物備於我不曰聖人之富
有乎已往者故方來者新不曰天地之日新乎今進乎昨後進乎前
不曰聖人之日新乎天地也聖人也何以能然也易而已矣易者何
物也生生无息之理也是理也具於天地散於万物聚於聖人形於
八卦合而言之命之曰易別而言之自无象而之有象則謂之乾法
乎乾而效孝之則謂之坤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窮其極以知方來
則謂之占通乎易之理以應乎物之變則謂之事乾也坤也占也事
也此易之陰陽可得而知也至於陰陽之妙不可測而知者其易
之神乎非易書之神也易道之神也非易道之神也天地之神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近則靜而正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
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
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
德此章聖人所以贊易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
之二卦也何也以易道為近乎其遠无外莫之限而禦也以易道

為遠乎其近无内止於靜而正也遠則莫之禦易道廣大之用也近
則靜而正易道廣大之靜也靜者正之舍也正者靜之主也以正處
靜以靜出動是推无動動罔不正矣自述而遠天地之間人物之理
天下國家之事皆備乎此矣孰能限而禦之此易道之所以廣大也
大則盛大而无倫廣則廣博而无量其為无窮无極一也然易道之
所以如是之廣大者其原安出哉出於乾坤二卦而已乾何物也陽
之異名也坤何物也陰之異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乾一坤之謂
易一貴一賤一合一分一合八八生六十四非奇則偶皆乾坤也一奇一
耦一貴一賤一合一分一合八八生六十四非奇則偶皆乾坤也一奇一
由是生焉故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
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此易道之廣大所以生於乾坤也乾坤之
廣大其原又安出哉生於靜而正而已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其靜而
正也翕其動也闢其動而正也然則乾易為靜專而動直也專言一直
言達也昌為一而運也不見夫炊乎水火之氣一而承焉則氣達而
物孰分則否乾之為陽也亦然故曰行衢路者不至坤易為靜翕而
動闢也翕言斂言散也昌為斂而散也不見夫橐籥乎閉之弥盈
則縱之弥怒不閉則強然耳坤之為陰也亦然故曰冬閉之不固則
春生之不茂然則乾言大坤言廣何也孔子曰惟天為大孟子曰廣
土眾民乾天道也故以大言坤地道也故以廣言夫惟易道之廣大

生於乾坤故乾坤之廣天配乎天地然則四時之變通日月之陰陽
天地至德之易簡皆大地廣大之用者且易與之配合皆乾坤之餘
也故易之道一言蔽之曰靜而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

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

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此章聖人所以贊易書之極其

易道之極其至也前章言廣言大此章言至皆無以加之謂也易之
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本然之謂理當然之謂義因其本然而行其當
然之謂道大地人物均具此道之謂性聖人得此道者也射之以成
身之謂德用之以成事之謂業盡天地人物之性得天地人物之道
以此成其德業德安得不崇業安得不廣乎何也聖人之德業非

聖人之德業也天地之德業也非大地之德業也易之道也天
地非具易之道不得為天地聖人非得易之道不得為聖人故道
也者天地聖人席上之珍也天地聖人不能為夫珍而能有夫
珍焉目雖然藏珍在室入室在門聖人之得此珍也獨能不由
夫門而求之哉然則孰為此道之門 曰知二曰禮由知則崇

由禮則卑崇則效乎天矣惟天為崇故也卑則法乎地矣惟地為卑
故也且天固崇矣知何足以擬其崇地固卑矣禮何足以擬其卑蓋
明此道之謂知履此道之謂禮知之至者極高明不曰崇效天乎履

之至者極卑不曰卑法地乎崇也卑也非聖人也自天地設位卑
高以陳而易之此道已行乎兩間矣聖人之知與禮因之而已何也
吾之性與天地之性均具此道而固存者也固存者性之生存其固

存者性之成生者天也成者人也惟能盡乎人以成乎天斯能由知
與禮以入乎道義惟能由知與禮以入乎道義斯能得乎道義以成
其德業故知也禮也入道義之門而成性成德業之物也觀天地之

崇卑而易之道在天地觀聖人之德業而易之道在聖人易之道在
天地則易之書不可無易之道在聖人則易之書無之可也亦有之亦
可也然則易之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是理也在天地為陰陽在日月為
晝夜在四時為生育長養在鬼神為吉凶在人為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此易之道也異端之所謂道非易之所謂道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

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
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

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章所以贊作易之聖人立卦象繫爻辭

也爻者何中所以窮天下之窮窮之事也何謂形天下之形天下之形之理也夫天之高地之尊日月之明雨露之潤人皆可得而見也夫未離夫物之有有形故也至於其所以高所以厚所以明所以潤人不可得而見也其理无形故也人不可得而見則誰見之見之者聖人也聖人見天下有至幽至曠之理將與天下形其所无形使天下見吾之所見獨何說也是必取衆人之所同識以喻吾之所獨識不識仲尼使見有若不識伯也便見虎賁蓋斷彼之形容以象此之物宜也是故乾道无形聖人獨見坤之曠於是取龍以象乎乾言健而神也坤道无形聖人獨見坤之曠於是取馬以象乎坤言順而載也故曰象者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何謂窮天下之窮窮之事今夫卦有六爻有一事六十四卦其事至无窮也爻之動故也至於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變亦无窮也爻之動故也爻之動无窮則誰得而見之見之者聖人也聖人見天下萬事之變有无穷之動將有以觀其事之得失而逆斷其報之吉凶獨何說也是必得一卦會通之至要行典法禮制之當然事之得者繫之以吉辭事之失者繫之以凶辭如表取影如聲召響蓋典禮之得失即事變之吉凶也是故乾君道也其會要在上不得其法制則為亢龍之窮坤臣道也其會要在初不得其法制則為墜水之漸故曰爻者所以窮天下无窮之事夫理无形而有形者吾易有象也事无

窮而有窮者吾爻有辭也然固有言天下之至曠而可惡者矣異端之虛玄寂滅是也易則不然能血玄黃兩于何地日中見斗災于何世載鬼一車證于何人然衆人不以為為誣君子不以為怪何也其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動而可亂者矣諸子之堅白同異是也易則不然一卦五陰陰不少矣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陽至難矣一陰主之而必聽何也有要也非謗也聖人何以能言天下之至曠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善者言至曠先可惡之賊未言至動先強可亂之訟與至曠而後言至曠議至動而後言至動也皆再三比擬反覆論議而後發也唯其謹審而不輕如此豈唯不可惡不可亂哉哉用之而成變化變遷而降化應而淑猶運之掌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自此以下皆以尼奉七卦之文辭以明聖人立卦象繫文辭之旨以見六十四卦交象之凡也鶴鳴子和此中乎九二之交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告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在上之君子以吾居室之至隱而忽之乎胡不觀鶴之在深林陰翳之間乎不鳴則陰鳴則無陰不鳴則不應鳴則無不應是故一身之榮辱生於天下之從違天下之從違生於一言之淑慝一言之淑慝生於一念之敬否一念之敬否生於一室之隱微以一室之隱微而忽心之至而憂辱集是榮辱不在天地之間而在千里之外不在千里之外而在一室之內也大哉在陰之戒乎昭哉居室之釋乎仲尼釋之其昭如此然猶恐其不切也又合之以言行行尤大於言者也又喻之以樞機機尤速於樞者也又斷之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發之者誰哉王之者又誰哉

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此同人九五之交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君子之道于其心不于其跡其跡心同跡異君子不以跡間心心異跡同君子不以心混跡

故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之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計也出處同道則為類類同則情誼默同道則史直遠迷同一意心同故也

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所謂同舟而濟胡其何患乎異心也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董道同器一

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之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所謂魯君之聲似宋君之聲也故曰同心之言其

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

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此大過初六之交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不慎謂之苟不苟謂之慎

慎天下之事由夫苟者為之乎卒是物錯諸地斯以為可矣然坐身於地非席則寒履足於地非履則傷無以藉之故也錯物於地無

以藉之可乎將由夫苟者為之乎薄莫薄於茅也然重莫重於藉也

有茅以藉是物則茅雖薄而用則重矣故非幣不媿非贊不見非百拜不行酒皆有以藉之也慎之至而无咎也秦欲

盡去先王之白茅而行一切之政苟則可矣如奈何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

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謙九三之交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人之謙與矜繫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詞。如鐘磬者，愈厚者去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而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

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解已見乾之上九。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

慎密而不出也。此節初九之交辭也。仲尼釋之以謂處幾事者，戒不密而失臣也。陳番乞宣臣章，以示官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夫臣失身可悼也。幾事不密，害幾為周漢，遂為魏尤可悼也。然則謹密而不出，遂忘世乎？曰：仲尼不云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孫。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

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

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

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匪之

招也。此解六三之交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人皆知小人之致盜，而不知

二曰盜勢，三曰盜貨。小人身為負販之役，而僭乘君子之車，此盜位也。既得君子之位，而公行暴慢之惡，此盜勢也。以負販之窳，而驟得千金之富，矜其有忽於藏，此盜貨也。已盜其三，盜亦將盜其二，已以盜而得，盜亦將盜其得，是故得車而盜奪之，得勢而盜伐之，得貨而盜取之。非盜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司馬氏安能盜，魏晉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故仲尼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非幸小人之遇盜也。所以深懲小人之為盜，以教盜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

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

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

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方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

矣此章言易道尚占謀筮之法也其法有所謂數之用有所謂數之本有所謂數之終何謂數之用大衍之數五十是也五十者天地之成數也程子曰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為十大衍之為五十氏曰參天兩地而為五故十者兩其五也五十者十其五也二說得之矣故天地之數不過於五然其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虛其一也虛其一者復歸于一也所謂易有太極也分而為二者取四十九枚之著以左右手无意而分之為二也象兩者兩儀也掛一者初揲必掛其一也象三者二才也揲之以四者四四揲也掛一者初即所掛之一也劫者二揲之餘也歸奇於劫者以所掛合所餘也廋開者歲之餘也此數之用也何謂數之本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是也

五十有五者天地之積數也天數二十有五者一二三五七九之積也地數三十者二四六八十之積也自一至九天數五也自二至十地數五也以此地六合天一五位各有合也此數之本也何謂數之終乾坤二卦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也揲之而得四者九是為老陽之數三十有六從而六之不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乎揲而得四者六是為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從而六之不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乎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也陰爻百九十有二皆坤之六也不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乎此數之終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於劫營之有四而後有爻有爻而後有卦故曰四營而成易揲之三變而成一爻遇九為老陽遇七為少陽遇六為老陰遇八為少陰三變者六而成六爻小而成八卦仲之長之大而成六十四卦易之能事於是畢矣成變化者十有八變是也行鬼神者卦成而聖凶也其道甚顯者象兩儀象三才當萬物而天地人物之道著也其德行其神者分而為二莫知其數之多寡揲之以四莫知其爻之奇耦也報則告凶則勝故可與酬酢行吉凶在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知吉凶在著故可與佑神佑助也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

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
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
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
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

謂也

此神居贊聖人作易之神也先之以總言聖人易道之神後別
言君子用易之神申之以別言君子用易之神後總言聖人
易道之所以神也夫神者何物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此天之神也聖
而不可知之謂神此聖之神也既曰不可測知矣何自而知神之

所為乎求之變化其庶幾乎何謂變何謂化變者有之改生者凡之
復物壯而老壯盛而衰變也物生而死曰存而亡化也動為此者神
也故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曰其知神之所為乎者疑辭
也雖神亦難於指而用之也此所謂總言聖人易道之神也易道
之神如此君子將欲推而用之何從而用之其道有以內焉用之於
一身吾之一言一動非尊夫易之辭與變不可也外焉用之於萬事
吾之一器一疑非尊夫易之象與占不可也尚者尊之之謂也此所
謂別言君子用易之神也君子於此推能於一言一動一器一疑之
間將有為有行之時用易之四道而不敢洩申離之則有吉而無凶
悔吝矣吾將一言一動不敢以私意言也必問在易之辭可言與否易
之道可以言欤吾受易之命而後言也易之道不可以言與吾受易
之命而不言也吾受易之命如響應聲之速故物之方來者其吉凶
吾能逆知之亦如響應聲之速無遠無近無幽無深吾有不知者乎
何也非有可譎也言善則物必應言不善則物必違此易之辭也吾
能精於其辭此其所以前知其應與否也精於射者知百中於未發
精於擊者料十全於垂死而况精於易之辭者乎非精於辭也精於
理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此以言者尚其辭也君將一
動乎不致以私意動也必觀易之卦與卦之爻或以二而變或以五
而變或吉變而凶凶變而吉吾從其吉者而動焉則日星亦為之光
明山川亦為之空濶天地之文罔不用成而况於人乎故曰參伍以

變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又曰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此以動者尚其變也吾將制一器乎不敢以私意制也必觀易之數或其數錯而雜或其數綜而統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如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極易之數定易之象如制鼎之器者必象鼎卦之形一器猶然况天下之事有大於一器者乎故曰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此以制器者尚其象也吾將決一疑乎不敢以私意決也必卜筮于易之占蓋吾有思也有思則惑吾有為也有為則妄至於易之道隱於天地之間而之於聖人之書無思無為而寂然不動然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理固存也吾將以吾之疑質易之占有質則惑有感則應天下萬事吉凶之故響然而應渙然而通如撞鐘如啓鑰無毫釐之差不頃刻之緩孰為此者易之神也故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此以下筮者尚其占也凡此四者所謂申之以別言君子用易之神也然易何為而神也聖人窮極天地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於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竟達彼後竟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為治未亡知亡轉亡為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務合深與幾而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此其所以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夫天下之理惟疾故速推行故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豈不如是不足以為神也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豈惟心之能神哉

物理亦有之銅山東傾而洛鍾西應東西異地傾應同時此一物之理相感有不疾而速者也豈惟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鬻指而其子心動母未嘗往子未嘗來此一人之氣相同有不行而至者也而況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豈假疾而後速經緯万方而半武不出戶豈假行而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神於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而君子之用易所以神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此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所謂後總言聖人易道之所以神也

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

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
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
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
闢謂之變往來未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十當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此
說得之自子曰夫易何為者也以下一章竊意亦有脫簡間編者如
曰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二語上下
皆與前後之文不相照屬別釋於後姑試詮次之曰子曰夫易何為
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故闔戶謂之坤
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未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
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著之德
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聖人
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
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聖人以

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
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一章仲尼贊聖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又
言聖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也昔者聖人之作易果何為而作
乎有以作之必有以用之作而無用則如勿作開達物理成就世務
以覆冒天下此其道之用也如斯而已言不外乎此也然易道之用
有四尚其辭尚其變尚其象尚其占是也四者之要有二尚其變尚
其占是也何謂尚其變乾坤闔闢易之變也乾陽也陽主乎開坤陰
也陰主乎閉先言坤後言乾靜而後動也坤閉也閉極必開乾開也
開極必閉閉者開開者閉變而未已也推其靜而復動動而復靜變
而未已故已往者故方來者新此易道之所以通而不窮也於是
物生而有象物成而有器制作百度以適於用而百世守之其正名
曰法出入萬化以利其用而百姓不知其強名曰神易道之尚其變
者如此何謂尚其占著卦圓方易之占也著運於四營之初其七八
九六之數不可以逆知故圓而神卦成於十有八變之後其初二
五之位一定而不易故方以知神曰天知言也以其著之神得卦之知故六
爻之義可推吉凶之告可獻矣貞者獻也件來獻卜是也著聽乎方
來之運故曰知來卦畫乎已往之書故曰藏往易道之尚其占者如
此故神居贊聖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夫惟易道尚其變是故
聖人之以之洗心則洞照天人之理夫惟易道尚其占是故聖人以

之齊戒則益尊著卦之德且夫衣垢則洗器塵則洗聖人之心如止水如明鏡已同乎天也何俟乎易之洗哉蓋聖人之心同乎天而聖人之憂患同乎人何聖人之憂患同乎人也民之吉凶聖人之吉凶也民无吉凶聖人何患雖然聖人亦豈弊弊然以民之吉凶憂患自攬其方寸之地乎有時而同乎人有時而同乎天也曷為有時而同乎天也出而與民同患退而以易洗心也方其退而潛乎靜密穆清之中樂而玩乎卦繫爻象之辭默而觀乎乾坤闔闢之變如是而為變為通如是而為象為器如是而為法為神當是之時金石奏乎側而耳不聞黼黻張乎前而目不見夫人之至理隱然睹乎羹牆而參然倚於輿衡也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信乎其明目察也若夫祭必齋戒卜必齋戒將以動天地感鬼神也二日戒焉以遠夫外物之干七日齋焉以專夫一念之敬故祭則受福卜則龍吉何也著者神物也卜者鬼謀也吾之一心能神明夫著者亦神明而應之吾之一心將草芥夫著之德則著亦草芥而應之曰神明其德者尊之謂也故記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著无情者也而有應之与否則皆吾心之所召也何也心之所在理之所在也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可不敬乎與神物者有舉而无廢前民用者先占而後事天文之理明所以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著卦之德尊所以能斷天下之疑故曰仲尼言聖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大抵繫辭之文皆有凡例如曰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又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言變言神則有所本也今此章於知以藏往之下言其孰能與此哉則前无所本如曰古者王天下必指犧黃又曰易興於中古必指殷周言古則必有其人也今此章於孰能與此哉之下言占之聰明神武不殺則獨无其人竊意其為仲尼釋易之辭而有脫文又求易中神武不殺之君惟既濟九三之交辭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惟不殺故三年而後克惟小人好殺故勿用或可以當仲尼神武不殺之稱姑試補之曰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手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

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
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章極言易之所以大者天地出於易而易非出於天地聖人作夫易而易不

作於聖人也易有大極何謂也曰○元氣渾倫陰陽未分是謂大極當是之時易之道已具矣故曰易有大極然則非大極之能有夫易而易能有夫大極也是生兩儀何謂也曰一二元氣既分一陰一陽於是生焉兩儀生四象何謂也曰二兩儀之陽一生二是陽之二象也二兩儀之陰一生二其卦乾生焉三三四象也二兩儀之陰一生二其卦坤生焉三三兩儀之一陰降於四象二陽之下其卦生震三兩儀之一陰降於四象二陽之下其卦生巽三兩儀之一陽交於四象二陰之中是生坎之卦三兩儀之一陽交於四象二陰之中是生離之卦三兩儀之一陽升於四象二陰之上於是

艮之卦生矣三兩儀之一陰升於四象二陽之上於是兌之卦生矣是謂生八卦蓋大極者一氣之太初也極之為言至也兩儀者二氣之有儀也四象者重兩儀而有象也何也陰陽不測至幽至神无儀无象大極是也有儀則幽者著而有儀則矣陰陽是也有象則陰陽之著者形而有物象矣五行是也儀者極之著象者儀之形故一氣者二氣之祖也二氣者五行之母也二氣分而純者為乾為坤二氣散而雜者為震為巽為坎為離為艮為兌乾天也坤地也震巽木也坎水也離火也艮土也兌金也故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周子所謂无極者非无極也无聲无臭之至也然則易出於天地乎天地出於易乎雖然易之未作易在太極之先易之既作易在八卦之內八卦畫而吉凶定吉凶定而大業生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大哉易書之事業乎何大乎易書之事業也以言乎法象之大則有易中之天地乾坤是也以言乎變通之大則有易中之四時震巽六子是也以言乎著明之大則有易中之日月坎離是也以言乎崇高之大則有易中之富貴曰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是也以言乎利用之大則有易中之聖人或神道而設教或順動而民服是也以言乎深遠之大則有易中之著龜其爻吉亨其爻征凶是也是皆易中之大業也非聖人立卦而作易孰能備天下之物致天下之用成天下之器若是其廣大悉備乎謂易不作於聖人不可也然易中之著龜神物孰生之也大生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易中

之變化孰為之也天地為之也聖人不過效之而已易中之吉凶孰見而示之也天垂象以見之也聖人不過象之而已易中之圖書孰出之也天於河洛而出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故四象八卦也聖人不過因天地之陰陽畫之以示天下而已如是而吉如是而凶也聖人不過因其卦與某爻言之以告天下而已如是而吉如是而凶也聖人不過過因陰陽之逆順從而斷定之而已聖人何與焉使聖人之作易有秋毫上於其間則是易之書乃聖人之私書易之道乃聖人之私術何以先大極而有初後天地而无終乎謂易不作於聖人亦可也然則聖人可无乎曰聖人何可无也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亦類也然矣王通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矣其与大極合德乎故此章先之以易有大極之辭又申之以法象莫大乎天地之辭又申之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之辭然則易也太極也天地也聖人也為四乎為一乎為大乎為小乎故曰聖人何可无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

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

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

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

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

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何謂也曰此仲尼將欲言聖人作易之

意既歎其言之之難又歎其見之之難故自言之自問之以發下文
之自答也夫言無窮而書有止以有止之書載無窮之言故書不
言意無形而言有止以有止之言述無形之意故言不尺意聖人之
作易其書且不尺其言其言且不尺其意而吾欲以吾之言尺彼之
意可乎此仲尼所以歎聖人作易之意吾欲言之之難也非言之之
難也見之之難也見之也真則言之也親矣故又自問曰然則聖人
之意其不可見乎此仲尼所以又歎聖人作易之意見之之難也然
則孰見之仲尼見之者也惟其見之故又自答曰聖人立象以尺意
設卦以盡情為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
神神者无方而不測者也易一作而神且盡而况聖人自言其易之
意自書其易之言乎立象以盡意何謂也曰以一卦言之天地交者
泰之象也不交者否之象也通塞之象立而治亂之意盡矣以爻言
之初而潛者勿用之象也上而亢者不知退之象也上下之象立而
潛退之意盡矣孰謂言不尺意乎繫辭焉以盡其言何謂也曰元亨
利貞者卦辭也大哉乾元者彖辭也潛龍勿用者爻辭也天行健者
大象辭也陽在下也者小象辭也繫之以卦辭不足又繫之以彖象
之辭繫之以爻辭不足又繫之以小象之辭孰謂書不盡言乎爻象
之辭具而卦成卦成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鬼神之情狀可得
而知而况於人之情為乎故曰設卦以尺情為易窮則變泰否是也
變則通剥復是也通則久既濟未濟是也故曰變而通之以盡利古

之聖人用易之道以利天下者變通而已故棟宇生於巢居之窮舟
楫生於車馬之窮變而通之所以鼓之舞之也况居病而得棟宇孰
不鼓舞於棟宇車馬阻而逢舟楫孰不鼓舞於舟楫何則困於所窮
必快於所變也變而通之則天下之利皆可得而盡鼓之舞之則聖
人之道皆精入於神非聖人之神也易道之神也故曰鼓之舞之以
盡神此所謂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交象也曰乾坤其
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
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何謂也蓋六十四卦其陽爻皆乾之自出其
陰爻皆坤之自出故乾坤二卦乃六十四卦之奧府三百八十四爻
之寶藏也乾坤立則易立乾坤隱則易隱非乾坤有毀息之理也言
易與乾坤不可以相无也雖然乾坤者何物也謂天地則非天地也
謂非天地則天地具此者也其陰陽之異名而健順之異語故易
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又曰乾健也坤順也易之道一陰一陽而已
矣此所謂聖人作易之意其聚在乾坤之二卦也是故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率而錯之
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何謂也曰此仲尼所以別言易道之難極言易
道之用也何謂難曰道曰器是也何謂用曰變曰通曰事業是也今
夫籩豆器譬也所以秩籩豆者道譬也吾身之手足器譬也所以使
手足者道譬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未離於器者也所以陰陽
者道也道不自立以器而立器不自行以道而行故孔子曰何莫由

斯道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董子之所謂具即仲尼之所謂器也仲尼之所謂由斯孟子之所謂若路董子之所謂由適韓子之所謂由是之焉者即今仲尼之所謂形而上者也形而上云者以无形而使有形也形而下云者以有形而使於无形也所謂變通所謂事業皆自此道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舉而錯之耳易之道豈不大而聖人之用易其用豈不大哉此所謂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何謂也曰賾動已見於前化推再見於後疑其衍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何謂也曰易有三一曰天易二曰竹易三曰人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易也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人易也有聖人焉能得易之道神而明之則易不在天而在人能辨易之德默而成之則易不在竹而在聖神明在我德行在我則言之可也亦不可也辨易成德至於不言而信則書不盡言也繫辭盡言也言不盡意也立象盡意也仲尼皆遺之矣此所謂聖人用易之道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十七





